

可 以 看 回 回

林
强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俄罗斯当代艺术家访谈录

现实主义的继承者

我必须保持我自己：奥斯卡·拉宾

我描绘的是整个人类的面孔：奥列克·特塞尔科夫

我的艺术都是关于人性的：弗拉基米尔·巴什里科夫

艺术不会倾向任何方向：马克西姆·坎多勒

绝对现代+绝对传统：康斯坦丁·苏加庚

不要将一切都给予神：亚历山大·哲诺克鲁耶夫

形而上的舞台：西尔盖·舍尔斯丘克

乌托邦帝国：瓦列里·喀什里亚可夫

现代主义的继承者

艺术家在当今世界的位置：格莱伯·保加莫罗夫

和谐安宁的使者：威切斯拉夫·米哈易洛夫

城市的记忆：阿尔罗夫斯基

我的作品要像呼吸那样自然：阿尔罗夫

女性的力量

我始终保持自我：依莱娜·菲顾芮娜

幻觉的舞台空间：布尔佳科娃

政治的命运：娜塔丽娅·聂斯特拉娃

现代的传统：塔基亚娜·扬

可
以
看
回
去

俄罗斯当代艺术家访谈录

林
强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向东看,向西看/俄罗斯当代艺术家访谈录/林强编著.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30-2409-3

I.向… II.林… III.艺术家—访问记—俄罗斯—现代
IV.K835.1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1436 号

责任编辑:李晓雯 王立生

装帧设计:李海峰 徐 璐

版式设计:张红敏

出版发行: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sdmscbs@163.com

电话:(0531) 82098268 传真:(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531) 86193019 86193029

制版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710 × 966 毫米 16开 10印张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序

算算这本书从2005年的初稿到现在也有三年的时间了，抛去资料搜集和整理的时间，大约也搁置了不少的时间。从俄罗斯回国以后，总觉得想说些什么，可梳理起来又觉得挺难。像我一直期待的那样，我总是试图不让这本书的观点带有我个人的喜恶和情感因素，甚至是偏见，而尽可能客观地将俄罗斯当代绘画及艺术变化呈现出来，使更多的人从中得到启示。思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不要用更多的文字去论述俄罗斯当代绘画和画家，而是将我和这些画家朋友的交谈，以及朋友们为我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原原本本地展现给大家，希望读者能从中体验到俄罗斯艺术的内在魅力。

这种复杂的心情说来也怪。对于大多数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画家，从开始学画就是接受的苏联时期的契斯恰科夫体系，知道列宾、克拉姆斯科依比知道毕加索、马蒂斯要早得多，崇拜之情也是自然的了。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美国艺术扑面而来，成了新宠，老苏派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保守”和“迂腐”的代名词，有的人甚至提及都觉得自己不前卫了。

之所以会这样，依我之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政治隔阂使然。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人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事情来得突然，作为同样是社会主义的邻邦，我们的怀疑和担心是情理之中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去关心邻邦大国的艺术发展。同时，由于种种因素，对最近半个世纪的俄罗斯艺术没有系统而全面地做出报道，尤其是对一些流亡艺术家和地下艺术家几乎一无所知，即便是偶有展览也都是“精挑细

选”过的了。其二，美国文化思潮来势凶猛，广泛影响了新一代中国艺术家。对苏联艺术的忘却也并非是有意为之。由于俄罗斯政局的突变，经济遭受重创，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无力扶植本国的艺术家，致使大量一流的艺术家流失国外，主要是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另一方面，俄罗斯无力全面展开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使得其当代艺术渐渐淡出国际舞台的视野。

其实，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传统是非常深厚的，仍然是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代表国家之一，也有较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俄罗斯有着热爱艺术的优良传统，即便是在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的年代也是如此；还有就是俄罗斯艺术家们对艺术的罕见的执著。有理由说，俄罗斯艺术的再繁荣是指日可待的。

目 录

风景中永恒的主题

没有教堂将迷失方向 /3

欢乐的村庄 /16

圣像画与“悲剧情结” /24

观胡德亚科夫的新宗教画展 /29

艺术市场的风向标

“我要寻找的是一个绝对的旁观者”

——与罗纳尔多·费里德曼的对话 /34

俄罗斯绘画与克里斯蒂 /38

现实主义的继承者

“我必须保持我自己”

——与奥斯卡·拉宾的对话 /41

“我描绘的是整个人类的面孔”

——奥列克·特塞尔科夫和他的作品 /45

“我的艺术都是关于人性的”

——与弗拉基米尔·巴什里科夫的对话 /53

“艺术不会倾向任何方向”

——与马克西姆·坎多勒的对话 /60

绝对现代+绝对传统

——访康斯坦丁·苏加庚 /68

“不要将一切都给予神”

——与亚历山大·哲诺克鲁耶夫的对话 /80

形而上的舞台

——怀念画家西尔盖·舍尔斯丘克 /87

乌托邦帝国

——访瓦列里·喀什里亚可夫 /94

现代主义的继承者

艺术家在当今世界的位置

——与格莱伯·保加莫罗夫的对话 /102

和谐安宁的使者

——威切斯拉夫·米哈易洛夫和他的作品 /111

城市的记忆

——画家阿尔罗夫斯基游莫斯科 /121

我的作品要“像呼吸那样自然”

——阿尔罗夫和他的作品 /125

女性的力量

我始终保持自我

——与依莱娜·菲顾芮娜的对话 /130

幻觉的舞台空间

——布尔佳科娃和她的作品 /138

政治的命运

——娜塔丽娅·聂丝特拉娃和她的作品 /143

现代的传统

——塔基亚娜·扬和她的作品 /149

后 记

风景中永恒的主题



我居住的公寓是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一座新楼，与国内很多建筑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而窗外的景色却常常让我走神、思索，伴随着的是一丝酸楚。不同的不是城市而是森林。从窗子向外望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森林，远远的莫斯科城市中心错落在这些森林之中，几个洋葱头式圆顶的教堂在远远的森林那边默默露出，显得既不耀眼，也不夺目，对于从小生活在都市里的我，城市并不是可以这样想象的。我们的城市早已失去了对森林的记忆，当然也失去了与森林和谐相处的机会！甚至那可怜的小树林，也被误以为是“森林”了。遥想秦汉以前，中国的广阔大地上也一定布满了这样的森林和草地，大自然当初必不曾亏待过我们。

我们仅仅是缺失了城市里的森林吗？我们缺失的是森林带给我们的童话——王子和公主般的爱情、猎人和妖怪斗争的勇气、动物们与孩子们游戏的快乐，也缺失了我们与森林一起成长的过程，缺失了对生命和自然的感慨。

19世纪俄国诗人秋切夫曾说过“用理智难以理解俄罗斯”的名言，至今依然为人们所认同。“俄罗斯也许的确不可理解，但你可以去感受。”你只有走上这片土地，体验到俄罗斯丰厚的人文积淀，质朴而美丽的自然环境，才会明白何以会从这块土地上孕育出如此众多的艺术传世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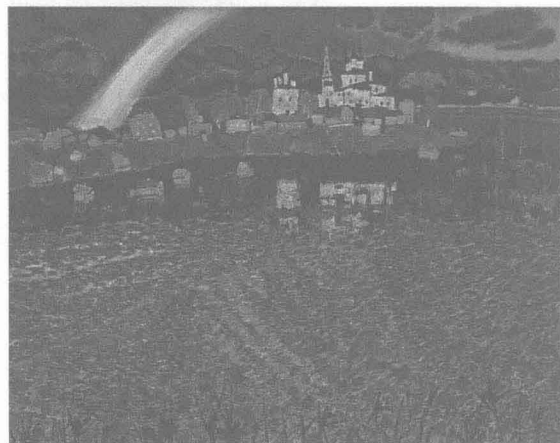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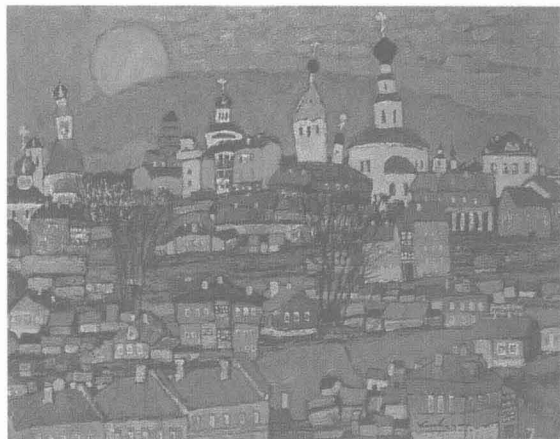


没有教堂将迷失方向

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一座座东正教的教堂。白金色的十字架和洋葱头式圆顶，在城市的楼群中，在开阔的原野上，在乡村的中心里静静地探出头来，辉映着清静的阳光，勾勒出辽阔天际的轮廓。

俄罗斯文化发源于前基辅时期东斯拉夫各部落的独特文化。在基辅罗斯的初期，多神教曾经是国教。公元988年，符拉基米尔大公让罗斯接受东正教，并将之定为国教。这位大公不仅自己接受洗礼，还强令全体罗斯人跳入第聂伯河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成为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古老教派，正式形成于1054年的拜占庭帝国。后来，东正教的中心移到了俄罗斯。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等一些斯拉夫语系的国家相继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直接管辖，建立了自主的教会，逐渐形成斯拉夫语系的俄罗斯东正教。

俄罗斯引入东正教后，大规模地修建教堂，东正教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大地上拔地而起。俄罗斯的教堂的确很多，甚至可以说无处不在，仅莫斯科就有二百多座教堂和修道院，它们成为凝聚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的心灵归宿，也改变着这片神奇土地的地平线。

每年的1月7日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圣诞节，是俄历旧年的重大节日。尽管真正到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大多数的俄罗斯人还是认为自己信仰东正教，包括很多城市里的年轻人。全球化之风也不可避免地扫过这片土地，年轻一代对待宗教的态度和行为已经淡漠而不规范，我想他们只是在心底里还延续着些许东正教神学的观点吧。

俄罗斯的教堂建筑风格被称作斯拉夫式教堂艺术风格，以与拜占庭式教堂风格相区分。它是拜占庭式教堂艺术与罗马教堂艺术、古罗斯神庙建





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东正教教堂的“洋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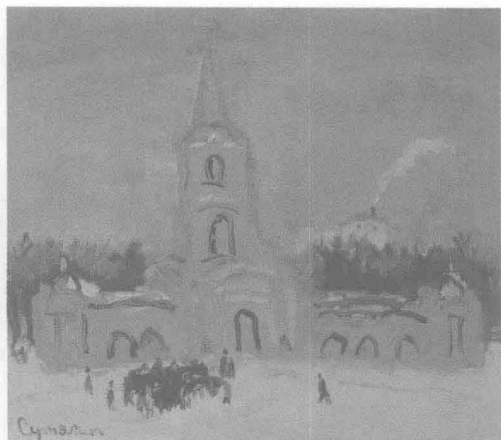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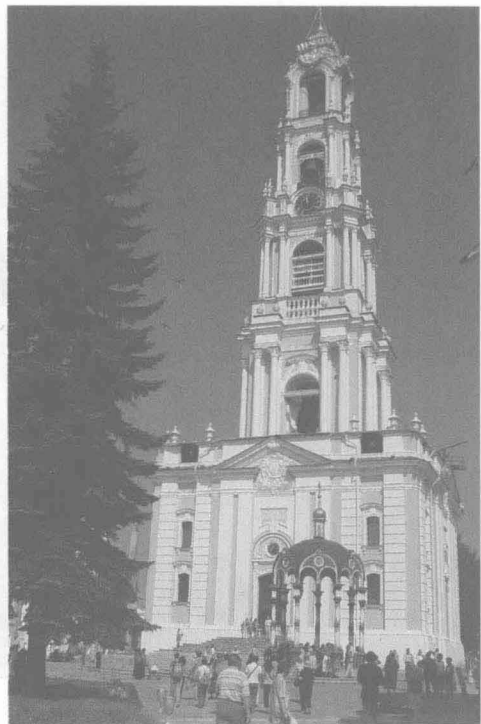
从外国建筑师主持修建到俄罗斯自己的建筑师主持修建，俄罗斯的教堂建筑融入了多种建筑风格，其中大多来自拜占庭式建筑，造型风格浑厚雄伟、庄重饱满。室内采光经常要借助于烛光。

拜占庭式的洋葱头式圆顶在引进俄罗斯过程中，从一头转变为多头，同时其形态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有的学者认为，圆顶变为多头是受古罗斯多神教建筑的影响，讲究空间多角度错落、多层次分割。

洋葱头式圆顶的数量据说都是来自圣经故事，3个、5个、13个，各有各的说法和依据，据说最多的有33个之多，是象征耶稣在人间生活的33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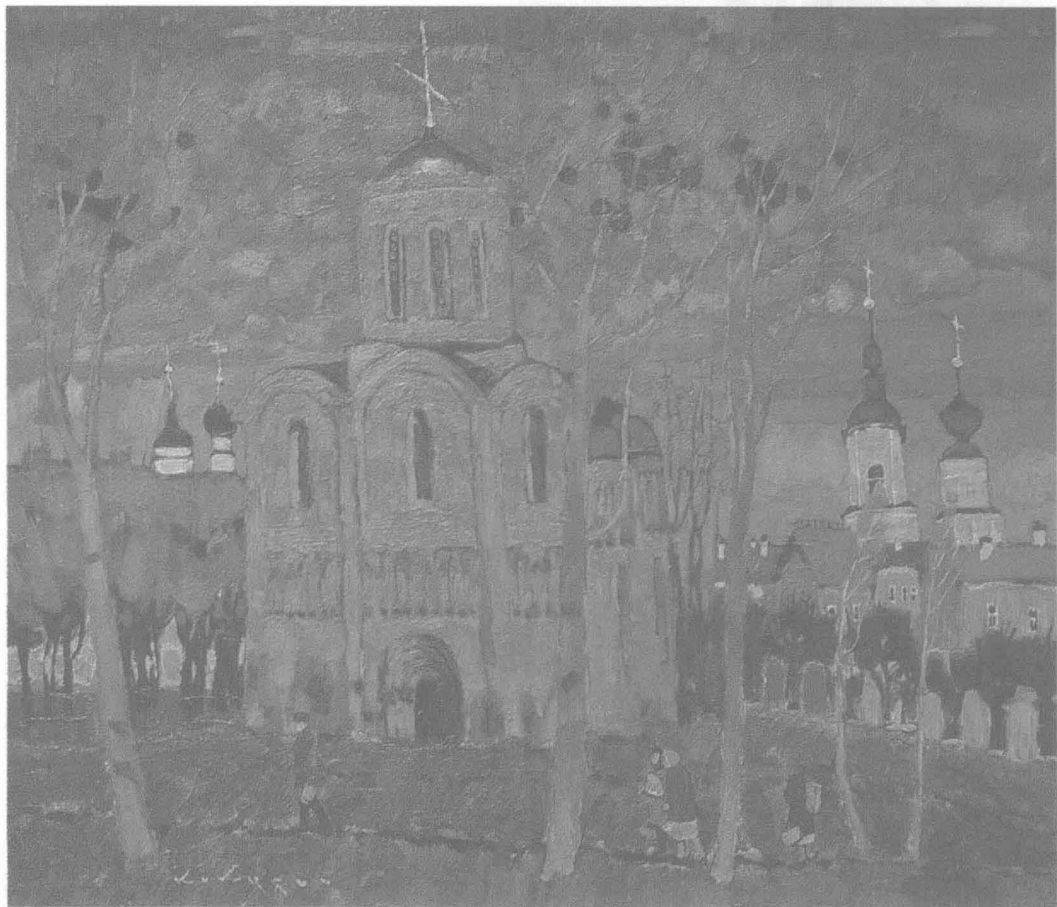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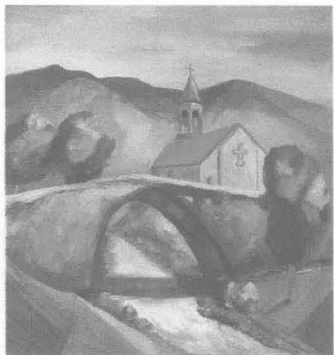


罗斯受洗以后，从拜占庭传入了石建筑技术，据说在基辅就建造了大约几百座这样的教堂。12世纪后半叶，古罗斯出现了塔式教堂，说明拜占庭祭祀建筑对古罗斯建筑的影响逐渐减弱。



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的建筑艺术虽然不及同时期西欧的建筑艺术那样辉煌,但其精神性和艺术性在建筑艺术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十月革命后的教堂建筑,由于宗教文化的改变和宗教势力影响的减弱,其艺术倾向和建筑特征,以及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的变化,使得教堂建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独具特色的东正教教堂成为俄罗斯风景画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标志。





黑色的塔顶

俄罗斯人对于教堂的珍视也是令人感动的。漫步在莫斯科郊外的城镇中，你会奇异地发现那些教堂上的洋葱头变成了黑色。

向当地人细问，他们会自豪地告诉你：在俄罗斯遭受纳粹法西斯围困的日子里，食不果腹的人们没有忘记将教堂那醒目的金顶涂成黑色，以免让纳粹的铁蹄践踏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虽然俄罗斯人现在还无力将全部黑顶恢复成金顶，然而，这黑色却给了俄罗斯人无尽的回忆和力量，也给予画家们灵感和抚慰。

